

太古足音



有巢

附贈黃苗子先生畫作藏書票



王容芬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太古足音



有巢

王容芬 著

有巢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有巢 / 王容芬著.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7. 3
(太古足音)

ISBN 978-7-5117-3212-5

I. ①有…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20465 号

有巢

出版人: 葛海彦

出版统筹: 贾宇琰

责任编辑: 盛菊艳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100044)

电话: (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35 (编辑室)

(010) 52612316 (发行部) (010) 52612317 (网络销售)

(010) 52612346 (馆配部) (010) 55626985 (读者服务部)

传真: (010) 66515838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河北下花园光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数: 539 千字

印张: 21.5

版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价: 58.00 元

网 址: www.cctphome.com 邮 箱: 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 @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 中央编译出版社 (ID: cctphome)

淘宝店铺: 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 (<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010) 55626985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电话: (010) 55626985

出版前言



“太古足音”由《燧人》、《庖牺》、《有巢》三卷组成，分别写新石器时代晚期对人类文明做出重大贡献的三位首领——教族人钻燧取火的燧人、推广种五谷养六畜的庖牺和带领族人造巢筑屋结束穴居野处的有巢，亦即传说中的三皇。新石器时代的人类群体是母系氏族社会，由此决定了三皇的性别。希腊神话中领导生产和生活的也是女人，圣火女神维斯塔、农业女神得墨忒尔和建筑女神赫斯提娅。只是到了父系社会，神三皇才跟人五帝一道变成了男身，罗马女神也成了宙斯的下属，优娴贞静的维斯塔甚至被盗天火烧圣林的莽夫普罗米修斯替代。

《燧人》写火的发明，以黑龙江嘉荫和江苏马陵山大贤庄石器考古发现为依据，以河套文化为背景，以一万年前女首领燧人坎坷的人生和爱恨情仇为主线，叙述了这位发明钻燧取火技术的远古传奇人物带领燧人氏战胜艰苦的自然条件求生存的故事。

《庖牺》的历史依托是甘肃大地湾八千年前新石器时代遗址挖掘的坑、穴、灶、窖、墓、沟、房、窑址和近万件文物，尤其是最早的农作物标本黍。华夏的农业先驱，传说中或叫神农，或叫伏羲，或叫庖牺。庖牺这个符号最生动，传递的信息最多，由此成为书中教先民结罟网、造弓箭、养六畜、庖牺牲、种五谷的主人公。这位有多种重大技术发明的女首领，身后被庖牺氏立为庖牺娘娘。

由穴居到筑居是人类文明史的一大飞跃，《有巢》借助浙江河姆渡的考古发掘，还原了 5000 年前此地先人们的生产与生活，女首领有巢带领族人渔猎、栽培水稻、烧制彩陶、打井取水，特别是建筑干栏房，使有巢氏脱离了穴居野处，进入文明新阶段。

“太古足音”系列以考古发现为依据，以传说为素材，通过叙述填补文字历史的空洞，重构当时社会的生产与生活，再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华夏文明。作品脱离神话与宿见，描写艰苦卓绝的劳作、失败中的觉悟、成功的喜悦、人际与族际关系中的爱恨情仇。书中融合科技史知识与社会人情，意在将传说中的神三皇还原成血肉之人。故事情节跌宕，语言通俗，引人入胜。

在读者中寻找自己



从前面两本《燧人》和《庖牺》的境遇来看，《有巢》也会是一本寂寞的书。在历史小说销售架上，它们在史商和清宫小说之下，甚至长时间被踩在后宫和太监脚下。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书还没写完，突然要跟读者说几句话非说不可的话。

《燧人》献给先人们，《庖牺》献给后人们。《燧人》出版时，《庖牺》已经交稿，《有巢》正在写。《燧人》正式上架前，我买了六十本，分别寄给我的文化界熟人，有中国的，有外国的。其中一位很快就回了信，说书很漂亮。书确实精美，是郁风、苗子夫妇连璧打造的，一位设计封面，一位题字，每一个细节都饱含匠心。当今世界，恐怕再也找不到这样的封面设计大师了。维也纳摄影艺术家可尼亚特偶然看到《燧人》封面，惊呼：“这是真正的艺术啊！”

可惜，我一直没收到对《燧人》正文的反馈，忍不住要给最熟的几位打电话。我住在欧洲中部，算好时差，算好不影响人家

吃饭，不耽误人家看电视，想好了怎么说，该问候哪些，客气到自己都不好意思了，才按一个个长长的号码儿。书倒是都收到了，往下就没话了。有两位给了评语，一位说：“我根本就没看！”另一位说：“确实投入时间看了点儿，只是不明白你写的是什么。”隔着万里的尴尬，我深感愧对，仿佛寄给人家的是广告，是垃圾，只有道歉，然后听人家说声“没关系”。几轮下来，我终止了不懂事的电话访谈。送书已冒昧，还要期待人家看，没有比强加于人更愚蠢的妄举了。

在这之后，我懂得了感激，感谢看中《燧人》、《庖牺》和《有巢》的策划人，感谢一字一句读完改完这三本书的责任编辑，感谢为它们穿衣的郁风和苗子先生，感谢把它们印出来和订起来的人，感谢订购、出售它们的每一家网上、街上的书店和书摊儿，感谢在网上和传统媒体上评论它们的相识与不相识的人。我还要感谢为了赚钱用不太正当的手段传播这三本书的人，人家毕竟看上了我的书，付出了劳动，让更多的人有机会阅读它们。

有时，守住自我比顺应潮流更难，《有巢》是历史小说，奉献给读者的既非绝色，亦非绝招儿，只是先祖留在黄土地上的足迹。读了，既不能养眼，也不能养家，但是有人心里需要它，您需要它，我需要它，咱们就是知音。希望我们通过书交融。

说实在的，我很腻歪时下谄媚征服者的历史小说主流。中华民族的历史被扭成几根大辫子，孙中山革了的命投了历史小说的胎，转世出来，一个个成了大帝，成了我们的先人。“我们”之中有作为的，是几个一刀剃了祖宗的根，最终成为人上人的大太监。

在辫子兴起之前我们已经有了很久远很灿烂的历史，当今考古学已经把神州大地上的第一把人造火推到一万年前的。

目 录

第 一 回	有巢氏夺生清水谷	虎剩儿丧命乱石窝	1
第 二 回	痴哥哥立意射凶鸟	俏妮子存心筑大巢	16
第 三 回	通一窍鳃鳍演竹锯	合双模黏土成豆身	33
第 四 回	盘泥罐开模脱大豆	烧柴窑闷火换肥鱼	52
第 五 回	愚大娘信手抛珠玉	智酋长悉心收宝石	68
第 六 回	筑新巢伐木鲙山乐	修旧业坎柴滩里愁	84
第 七 回	喜巢成却遇无情雨	危舟倾偏逢要命风	99
第 八 回	羡慕坯手笨难成器	贪大树水急险丧生	115
第 九 回	盘泥炉开户巢成室	运梁木备材棚改屋	132
第 十 回	觅屋基阳地看风水	奠佑护阴宅求祭童	148
第 十 一 回	祭神神妮子救兄弟	修庙宇大娘聚众人	164
第 十 二 回	搭空架揣泥省木料	烧实砖铺地献心灵	179
第 十 三 回	宽轮转拉坯显健手	大屋容伸肢愈病身	193
第 十 四 回	泡酸菜肉舌煽妒火	掘清泉石镐捣甘汁	209

第十五回	立木桩造井储清水	转陶坠纺麻续细批	224
第十六回	画灰陶上釉烧精品	伐白木去皮卖贵材	238
第十七回	慕美碗大妮问画艺	怜旱山小妹传凿方	251
第十八回	众姥姥巧言答客问	小妮儿憨笑抚人心	268
第十九回	大石头卧底锁枯井	高树木翻根呈水情	283
第二十回	巨石升沙涌高墙废	角亭落水沉深井成	299
第二十一回	饮甜水鲇山头一口	住新屋滩里末家人	317
第二十二回	避群男沙制井出水	探孤女爱萌心蕴情	333
第二十三回	上鲇山学会登天易	回滩里方知起步难	347
第二十四回	惜鲇山蛋蛋不学釉	慕滩里猪娃爱倒坯	362
第二十五回	三青子结愁脾气暴	花姥娘释怨心思清	378
第二十六回	造船埠竹桥落软水	修渡台藤索跨姚江	393
第二十七回	鼓乐举庆功河姆渡	竹席铺待客茅山窝	407
第二十八回	上茅山寻脉看风水	下草甸劈蛇挖井坑	421

第二十九回	草洼里挖出甜水井	土窝中诞落苦功娃	435
第三十回	扮月老岂无月老术	是鸳鸯自有鸳鸯情	450
第三十一回	废人祭茅山改祖制	立蛇规滩里行新招	464
第三十二回	上茅山改窑出细器	回滩里修路见真工	479
第三十三回	念好雨润活夹道树	恨恶寒苦死连心人	494
第三十四回	种小树他年期木料	系浮舟来日盼梁桥	509
第三十五回	石头山要改石头命	河姆渡专留河姆心	524
第三十六回	伤逆子痴人盼下世	设神屋秀女祈今生	540
第三十七回	石头山修起石头屋	河姆渡烧光河姆桥	556
第三十八回	修善事六族齐下力	讨便宜八里各留心	572
第三十九回	巧妮子争强要脸面	痴蛋蛋信命弃心思	586
第四十回	伏众人练就八张脸	成大事还需一颗心	600
第四十一回	旱连天雏燕显能耐	雨冲地老鹰藏心思	613
第四十二回	山洪水横行河姆渡	雨神神接走巢娘娘	625

第四十三回	补稻种抢回落水米	误秧期送掉到家粮	640
第四十四回	有巢氏逃脱跑道水	老五叔引领离乡人	655
后	记	674	

第一回

有巢氏夺生清水谷 虎剩儿丧命乱石窝



五 千年前，一个热得裂地死人的盛夏，正午的日头发威风到极致，喷出的白火要把这世界化了。

大河源头，有个日头威风没到的清水河谷，凉风习习，又一个天地。随着凉风涌进来一大群避日逃难的人，烂花花的衣衫，走飞了的鞋子，脏兮兮的麻袋卷儿，背着、抱着、拖着的孩子，哭哑了的小嫩嗓儿。人群呼啦呼啦往谷里涌，进来了后头还有，浪头似的看不见边儿。

走在人群最头里的是一位小个子老者，稀疏的灰发一绺儿一绺儿贴在头皮上，汗像露珠儿不断渗出来。老者不时回头看看长长的大队，直到望见了队尾，才放话：“乡亲们，先歇下来吧，天忒热了，今儿不走了。嗨，白瓜，你们那儿都听见了吧？”队伍半当腰有人冒了一嗓子：“听见啦，老五叔！嗨，后头的听着啊：老五叔叫歇了，今儿不走了。老后头的，再帮着传一回啊！”后头又

有人接过话来，往下传了。

灰头土脸的人们放下肩上的行装，呼啦啦奔到河边儿。男人扒光了跳进去，连喝带洗，不管水深浅，一条条大鱼似的往河心里跑。女人在河边儿圪蹴下，一捧一捧掬起水咕嘟咕嘟喝，解足了两年的渴，一头扎进水里，拨浪起一圈圈涟漪。孩子们在靠岸的浅水里和弄水玩儿，小的扑腾着俩腿儿狗刨，大的一猛子扎下去半天才上来。清凉的河水驱走了外面世界的酷热，洗净了一身风尘和劳乏。逃难出来的人感谢这条厚道的河，舍不得离开了，纷纷问那长者：

“老五叔，明儿还走吗？”

“老五叔，别走了，再走还得热死人！”

“老五叔，别走了，大人受得了，孩子可们受不了，瞧这一身痱子疙瘩！”

“老五叔，没处儿找这么凉快的地界儿了，明儿也别走了，咱就留在这儿吧！”

“老五叔，咱走的地界儿不少了，哪儿也没这儿好，走遍天下也难找到比这好的地界儿了。”

“老五叔……”

谷里的麦子熟了，风吹过来，带起一阵新粮的香味儿。老五叔抓了一把油黑潮润的土，嘴里不住“啧啧”。老人领着族人走了半个天下，还没有见过这么富的地方。他扔了土，直起腰来对众人说：“嗯，这儿是个好地界儿，说实话，我也不想走了，可是能不能留下来，还得看人家地主儿让不让呐。嗨，我说，咱先别做美梦，人不把咱们打出去就是好的。”

有人说：“老五叔，您说，这是谁家的地界儿呀？”

老五叔说：“你问我，我知道呀？得问人家地主儿。”

那人说：“一间房子都没有，一个人毛儿也瞧不见，没人住的地界儿，哪儿有地主儿呀？”

老五叔说：“这儿可不是没人住的地界儿，住的人还都是勤快人呢。你们瞧瞧人家这庄稼，侍弄得多精致！”这倒也是，道儿旁麦子低头麻秆儿蹿，长得这么好，绝对不是野的。

乏透了的人们洗了，喝了，吃了，往河边儿地上一倒，就不动了。谷里静静的，光阴也不动了，只有无聊的知了儿直着嗓子叫，叫得外乡人眼皮子睁不开了。

“嗨！嗨！”

老五叔胳膊颤了两颤，睁开眼，有根鞭子杆儿正扒拉他。不知啥时候，来了一千人马，黑压压一片，少说也有二三百。马上的骑士挎弓插箭，威风气势。外乡人都醒了，男人一个个儿揎拳捋袖，女人抱住吓醒了的孩子，捂住孩子嘴。喊话的人年纪不大，身高树大，浓眉细眼，又挺有气度，不像个狠主儿。老五叔赶紧起身，猜想这人准是此地主人了，先使眼色比手势镇唬住自个儿的人，才赔起笑脸儿回话：“呀，是贵主儿来了！我们是打东海边儿来的，姚江滩里的有巢氏，只因大水冲了家园，一路逃难到贵国宝地，累乏了，没顾上通报，还请宽谅我们这些不懂事理的外乡人。”

首领样的年轻人见这些人不像是打劫的匪盗，便说：“这儿是咱庖牺国，不知道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来不及迎接。要是您这会儿歇过点儿劲儿来了，就麻烦您先跟我去见一见家父。”来人里头有人告诉老五叔：“这是我们庖牺国少君，少君这就领上你去见大君！”老五叔恭恭敬敬点头微笑，说：“原来是少君，好啊！好啊！”一歪脖子叫身边一个黑不溜秋的小伙子：“黑鱼，你扛上麻袋，跟上走一趟！”

叫黑鱼的小伙子扛起一个麻袋就要走。少君警惕地问：“你这里头装的啥？”黑鱼直着脑袋说：“宝贝。”老五叔让他放下麻袋，赶紧解开口儿上捆的绳儿，亮出浮头儿的贝壳儿，胳膊插进去，从下头抓上一把来，全是又大又好的上等贝壳儿。少君说：“带这

么多贝做啥？我们庖牺国眼下可没有这么多东西好换。”老五叔说：“少君说到哪里去了！一点薄礼，不过表表我们对庖牺国大君的敬意。”少君还没见过这么送礼的，就叫自己的人留下陪着那些外地人，自个儿牵着马陪他们同行。

老五叔路上感叹：“你们这河真是条福河呀！”

少君说：“今年也不行了，往年河水浮漂浮沿儿跟地平着，伸手就能抓上鱼来。今年只剩下不到半河水了，庄稼叫水叫得厉害啊。”

庖牺大君府在清水河南岸的山上，上山可不似在谷里了，炎热炙烤，不大工夫儿，黑鱼浑身上下就跟水里捞起来似的，连麻袋都晒黑了。

庖牺少君说：“热啊，没见过这么热的天，你们这一路上够受的吧？”

“可不是嘛！一过了嘉陵江就热上来了，越走越热，几十个老人没熬过来，全埋在半道儿了，就剩下我这把老骨头了。”老五叔说着唏嘘不已。

黑鱼笑着说：“就是为了避热，我们才进了这条河谷。少君，你们这儿真是好地方儿啊！”

少君很得意，说：“祖宗留下的好地方儿，清水河上下，就数我们庖牺富了。你们还走吗？”

老五叔说：“我们巴不得留下呢，不过得要瞧大君愿意不愿意收留我们了。”

黑鱼赖不唧唧说：“咳！倒是想走呢，可得走得动啊！再走，还得热死几十口子。”

老五叔白了他一眼，说：“有你这么说话的吗？轻嘴薄舌，不取贵的东西！你不张嘴，人家就把你成当哑巴了？”

黑鱼吐了吐舌头，不敢吭气儿了。少君暗里发笑。

山坳里一排排土窑洞张着黑洞洞的大嘴，像蹲满了狮子。走

到一片窑洞前头，上了一个大平台，瞧这气势，该是大君府了。少君喊了一声：“爹，来客人了！”一位长者迎到门口，细长的眉眼儿里存着慈祥的笑意，伸手让着：“快进来，里头凉快。”大君头发飘了灰，脑门儿上却瞧不出皱纹儿，红扑扑的脸膛有娃娃相。

窑洞里又是一个清凉世界，跟清水河谷不一样，人一进来，一身的汗刷地全落了，冷得一激灵，过了一阵儿才调过来，只觉着清凉好受。这一热、一冷、一凉，浑身舒坦透了。

大君问老五叔他们：“客从哪方来呀？远道儿的吧？”

老五叔说：“您说对了，东海边儿上。”说着忙解开麻袋，捧出一捧一色儿的大个儿上等朋贝，给大君送上前。“我们三千多口子有巢人，是从东海边儿上姚江平地逃难过来的，天热，急不择路，冒犯了大君庖牺国度，特地献上点儿薄礼赔罪。”

大君连连摇手说：“太奢贵了！太奢贵了！实在不必，不必！”

老五叔说：“大君有所不知，我们老家原来是东海湾里，地下埋的地上留的贝壳多了去了，实在不值个啥。听说外头人拿贝换东西，我们就背了两袋子，想不到来到这儿还成宝贝了。呵呵，货离乡远贵，人离乡远贱啊。”

大君说：“货贵，还不是人千乡百里扛了来的？货是贵货，人也是贵客。刚才听您说，老家遭了灾了，又是江又是海的，是遭了水灾了？”

老五叔答道：“大君说对了，姚江自古从南往北流，改道改得从西往东流了，把我们的房子和地冲毁了。东海的咸水卷着沙子倒灌回来，地全都淤死了，一连两年颗粒没收，人像秋后的草，一片一片饿倒了。南边儿江水冲，东边儿海水淹，我们一族人只好顺姚江旧道往西北逃生，沿着海边儿一直绕到长江，跟着大江一路逃难，过不了江，一直快走到头儿了，水小了，才过来了。”

少君叹道：“刚才听说一路上热死了不少人，唉！”

大君也连连叹息道：“一个东南，一个西北，也是咱们两家儿

有缘儿，你们才千乡百里来到我们庖牺。到了我们这儿，就快到大江大河头儿上了，你们整整退回一条江来了，不容易，不容易！你们要是愿意，就在庖牺住下来吧。从这儿往上还有空地，你们可以靠山坡儿挖窑洞住。”

老五叔眼睛潮了，说：“咱俩家儿东南西北大掉角儿，非亲非故，一面不面的，大君这么照顾我们，我真不知道说啥好了。”

大君说：“那就随缘儿吧！缘分难得啊。”

老五叔稍微定了定，说：“还有句话，我说了，大君千万不要恼啊。”

大君呵呵笑了，说：“这老哥可真有意思，咱俩都这把子年纪的人了，头回见面儿，您没招我惹我，我可恼个啥呀？有啥只管说，只管说！”

老五叔说：“是这么回事儿，我们有巢人祖祖辈辈不住洞，我刚才来时看见谷里还有空地，大君要是能划给我们一块地盖房子就好了，傍着山坡也行。”

大君没听说过盖房子，好生奇怪，问：“盖房子？这可咋盖呀？”

老五叔说：“大君，好盖，砍木头打桩子，在桩子上头打好木头底，往上盖就行了。”

大君乐了：“老哥说的是搭窝棚吧？”

老五叔说：“大君您说的窝棚是临时的，我们要住下来，就要盖真正的房子安下家来，不是拿树枝子搭棚子，是砍大树使粗木头盖房子。”

大君说：“我活了一世，还没见过使木头盖家的，这回可要开开眼了。我们庖牺有的是地，也有的是树，你们喜欢住在谷里，也好。打老榆树桥往东走，只要是没有种庄稼的地方，你们随便儿使，盖房子也行，种地也行，只要是不结果儿的树，你们随便儿砍了盖房子使。”老五叔谢了又谢。大君说：“在家千日好，出